

马桶

2024年4月,因被拆迁,家里搬家前收拾旧物,有一只没有用过的红漆马桶,红漆尚未掉落。这是弟妹三十多年前嫁给我弟弟时的陪嫁之物。家里多年不见马桶了,要不是搬家,差不多都忘了此物。我曾在《江南旧闻录》中写过马桶。

1

马桶是中国本土所产的古老的便溺器具,《周礼·天官·玉府》“内监执裘器以从”,郑玄注:“裘器,清器、虎子之属。”虎子即夜壶,小使用,清器用于大便。马桶不仅古老,也曾经是江南最为普及的便溺之器,无论农村还是城市。

我小时候,家里的马桶是母亲的陪嫁之物,放在卧室的床尾位置。这个位置,通常也是使用马桶的人家放的地方。这个地方,一来便于女主人生产使用;二来冬日江南寒冷,在床边如厕,可要比去后屋的茅坑如厕方便得多,也舒服得多。当然,马桶不仅女主人使用,孩子也用,大小便都用。男人小便,晚上多用夜壶,白天多尿在粪桶里。冬夜男人要大便,懒得去茅坑,也会在马桶上解决。不过,马桶是贴身之物,使用时离生殖器最近,只有家里和女主人最亲近的人才能用,女主人外,能够使用女主人马桶的,只有丈夫和孩子。婆婆都不行。粪桶茅坑可借使用,但马桶概不外借。

马桶在江南诸地普遍使用,一个重要原因是江南多水,清洗马桶方便。洗刷干净的马桶,还要放在室外晾干。时间一长,马桶的外漆就会褪色掉落。早年读费孝通著作,他写苏州当年景象:“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不到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其实费先生写的,就是苏州人把马桶里的粪便倒进河里,在河里洗刷马桶的事。我们乡下人家,早年家里还有马桶的时候,马桶里的粪便是不会倒进河里的,粪便是种田的宝物,怎么舍得倒掉,都是倒在茅坑里,然后去河边刷马桶。确实如费先生所说,同一条河里,既淘米洗菜,也洗刷马桶粪桶。不过淘米洗菜洗衣服在埠头上,洗刷粪桶马桶,则在河一边,并在偏河的下游下风头的位置。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好的城市如上海、杭州、苏州等地,马桶仍然是许多普通百姓家的重要物件。粪便的处理,像费孝通笔下的情况有,但还有许多是倒给专门收粪的车,这些收粪的车收了粪,会装船运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在化肥没有广泛使用的年代,种田粪便最宝。

美国学者占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把收粪和倒马桶的女人,称为“唤醒城市的人”。直到80年代,上海仍有100万户居民用着马桶。

最初取代马桶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那些抽水马桶,而是痰盂盆。当然,也因着气候变暖,取暖设备开始多了起来。彻底消灭传统木制马桶,是如今城乡都用的陶瓷抽水马桶。在短短几十年间,开放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变,颠覆了数千年的传统,以及生活习惯。马桶也是一斑。

2

在江南,马桶不只是作为便溺用具,它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叫子孙桶。马桶是不可或缺的结婚陪嫁品。

旧时,家有姑娘到了要出嫁的年龄,家里总要给提前准备嫁妆,红漆马桶是必不可少陪嫁之物。陪嫁的马桶是请箍桶匠用上好的木材做成的有审美造型的圆桶,带有盖子和可以手拎的铁攀,刷红漆,红代表喜庆。大户人家做的马桶尤其精细,甚至会雕花。

姑娘出嫁的时候,红漆马桶还没有投入使用,全新的,旧说都是香喷喷的,虽然夸张,但带着木香味,可能还有漆味,那是真的。故乡俗语说“新箍马桶三日香”,借新马桶说对一事物保持的热情持久度,通常含贬义,指不能持久。

女儿出嫁的时候,红漆马桶由男方媒人拎着,女方媒人拎着镜箱。一些地方是新娘的兄弟拎红漆马桶,也有一些地方是小男孩将红漆马桶拎进新房。

其他地方的陪嫁马桶里,通常放红枣花生桂圆鸡蛋一类,象征“早生贵子”之喻义。但是,奇怪的是,故乡嫁女的红漆马桶里,放的却是一块瓦,两个染红的熟鸡蛋。放红鸡蛋可以理解,但为何要放瓦,父母和弟妹都只是说反正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最初并非今日的瓦片之瓦,而是最古老的一种器具,土器烧过后叫瓦,实际上类似陶器。瓦后来有引申的意义,一是弄瓦之喜,典出《诗·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这瓦指纺织用的东西。弄瓦之喜,即是生了女儿。但马桶里放瓦,绝非此意,传统是不可能祝生女儿的。另外,瓦也有指瓦全瓦合之意。《礼·儒行》:“毁方而瓦合。”吕氏注曰:“陶者为瓦,必圆而割分之,则瓦合之则圆,而不失其瓦之质。”“瓦全”倒是有保卫家庭、珍爱生命之意。

不过,此种引申,也不适合新娘陪嫁物用瓦之意。早些年,瓦片则是江南农村最常见广泛使用的建筑材料,为何马桶里放瓦,讲不通。后来我们同学聚餐,来自南宅漕桥一带的同学说,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马桶里放瓦,就是“伢儿”的方言之音,宜兴话说的儿子之意,我们这边很多风俗和宜兴一样的。方言“伢儿”的“伢”,音确实和瓦的方言音一样(无法用拼音表达)。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个说法,正好和弄瓦之喜相反。也许吴地之弄瓦之喜,倒是生儿子而非女儿了。

马桶所以也叫子孙桶,是用来催生、接生的。传统时代不像如今,孕妇临产多到医院生产,而是在家生产,请农村有经验的妇人接生,接生的妇人叫接生婆,也叫稳婆。在家生产的时候,孩子多是生在马桶里。这也是那句著名的父辈骂自己子女不成器不像话,后悔生他(她)出来的骂人俗语的由来:“早知道就把你闷死在马桶里了!”

刚出生掉落在马桶里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若家人要取他性命,盖上马桶盖就行。这样的事传统时代并非没有发生过。旧时重男轻女,马桶里闷死的女婴怕是不少。

如今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传统马桶如今无用武之地了,不知道如今的陪嫁里,是否还有红漆马桶。

往事钩沉 / 肖声

霹雳舞大赛的霹雳效应

常柴杯霹雳舞大赛决出名次

常柴杯霹雳舞决赛前天晚上在如茶的暑热中举行。市体校21岁的体操教练胡卫东技高一筹,荣获男子单人一等奖。割绒厂陈峰和市电子计算机厂蒋文珠获混合双人一等奖。胡卫东和兰翔机械厂刘大鹏获男子双人一等奖。市财经学校李银燕、费群获女子一等奖。

获二等奖的选手是:男子单人陆熙荣、陈峰;混合双人杨坚、李银燕;男子双人孙洪毅、杨坚。还有十名(对)选手荣获三等奖。这次大赛,是由常柴厂、市工人文化宫、市电视台、市电台文艺部和本报周末部联合举办的。决赛结束时,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给优胜者颁发了奖。市委宣传部长潘宗白观看决赛并讲了话。

(肖声)

作者当年亲自撰写的霹雳舞决赛消息。

诉他们我有举办这种舞蹈比赛的心愿,但一窍不通,需要他们的帮助。陈顺林和张细惠两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求之不得呀!”他们当即答应,跟我们周末部合办比赛。所有赛事和技术方面的事情,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负责舆论宣传和筹集经费就行。但是,我知道,这种比赛光靠平面媒体的宣传,由于缺少直观性,效果不会太好。最好是几个新闻单位联合,有电视和广播的立体宣传参与,效果才会好。

为此,我分别找了市电视台时任台长瞿文亮和市电台文艺部主任沈毓昌,约请他们联办这一比赛。很幸运,两位领导都很热情,均同意参与。那是我首次与市电台电视台联合举办活动。

还得感谢常柴厂时任厂长汪志君,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答应比赛挂“常柴杯”。

于是,“常柴杯”霹雳舞大赛的班子搭建齐全,由常柴厂、市工人文化宫、市电视台、市电台文艺部和常州日报周末部联合举办。1988年6月25日,三家新闻媒体同时出大赛的报名通告。短短两周内,就有100多名男女青年报名参加。比赛项目共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

大项目。

其时,在整个华夏大地,包括常州在内,除少数新潮青年外,对霹雳舞这一舞种,知晓的人还真不多。当时,我听陈顺林和张细惠介绍了这一舞种后,查询了不少报刊,了解了霹雳舞的来龙去脉,才获知:当迪斯科急促的节奏刚刚在华夏大地震响时,大洋彼岸一种新的群众性舞蹈也悄然兴起。这种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风靡于八十年代初,节奏鲜明有力,动作随意柔韧的舞蹈,随着一部美国译制片的公映,一个近乎神奇的名字——霹雳舞,就走进了我国的国门。

霹雳舞,即Break Dance,按音译又称“布雷克舞”,中文涵义为“打破常规的舞蹈”。它的起源很偶然,是美国黑人歌星詹姆斯·布劳德在电视广播中编排的一套伴歌动作,被青少年称为“美步”,以后逐渐从美国东部发展到西部,并流行到美洲和欧洲。八十年代初,霹雳舞开始从街头舞蹈走向艺术表演舞台,又走进电影银幕。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摄制了《闪电舞》,好莱坞亦不失时机地拍摄了《霹雳舞》及其续集。霹雳舞与迪斯科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属于自娱性质的舞蹈,舞蹈者在狂热奔放的动作中不仅能清除精神上的疲劳和郁闷,

震华电厂开创国内农田电力灌溉先河

□李慧 秋冰

100年前的夏天——1924年7月10日,武进湖塘蒋湾桥一带,汨汨水流从河道奔涌到田间地头……在农民的欢呼声中,全国首个农村电力抽水站取水取得成功。它改变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人力灌溉历史,是近代农村水利工程的一个“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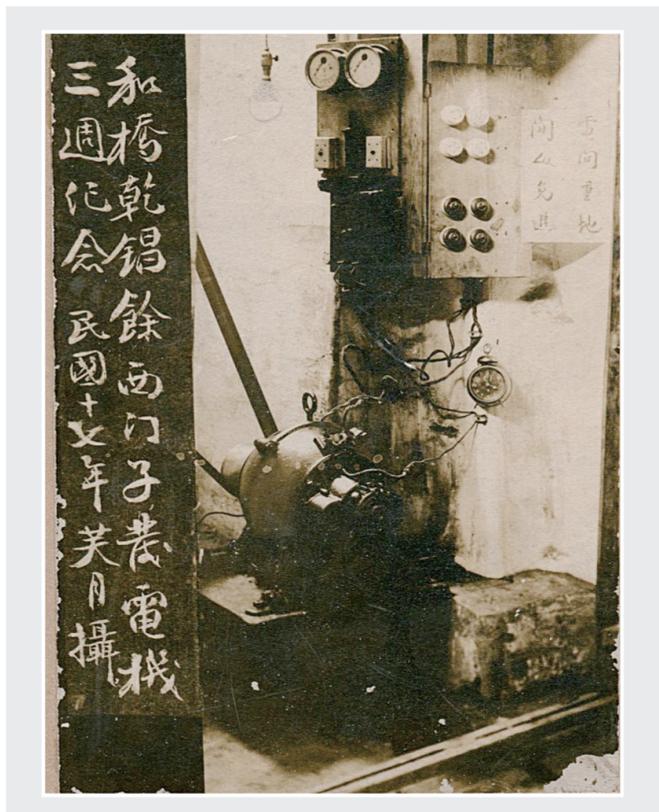
开启农村电力抽水先河,或许是源于震华电厂供过于求的机缘。

1924年2月11日,震华制造电气机械总厂(简称“震华电厂”)装有两台3200千瓦西门子发电机组,总发电容量为6400千瓦,并配置两条33千伏输电干线正式竣工投产,不仅成为江苏省装机容量最大的电厂,而且是当时全国八大电厂之一。33千伏输电线路也是当时全国电压等级最高的输电线路,有力地促进了无锡、常州一带地方工商业的发展。

缺电制约早期工业发展,但过剩产能则需外拓寻求市场。当时,无锡、常州两地早已有小型电灯公司,基本能维持照明供电自给。震华电厂诞生后,由于其供电范围受到了限制,发出来的电处于供过于求状态,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寻求农村的电力市场,这为常州地区近代工农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时年,湖塘桥上街商人杨挺葆从电力中看到了无限商机,他从国外采购了两套电力抽水设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电源。

几经辗转,时任震华电厂副厂长兼常州办事处经理江湛与任西乡乡董的胞兄江澄进行商洽,决定开通至湖塘的供电线路,试行电力抽水。双赢之举一拍即合。震华电厂与杨挺葆签订了合同,同时,杨挺葆还组建了“利民农事合作社”。



当年六七月间,从常州东门变电所到湖塘的2.3千伏输电专线正式开通。此专线除负责专供市镇照明外,主供蒋湾桥和吉三埭两个泵站用电。1924年7月10日正式开机试灌那天,四邻八乡的农民纷纷赶来观看,一睹电灌的力道:只见推上电匣,瞬间听到“呼”的一声,一股水流从管口喷涌而出,沿着渠道飞速前进,汨汨地流入早已翻耕好的田头。不到

1个小时,10余亩(1公顷=15亩)田全灌满了清水,水渠两旁不断地传来叫好声、欢呼声。

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不少农户亲眼见证了电灌的威力,原来不准备采用电灌农田或犹豫不决的农户,纷纷要求加盟电灌,当年电灌面积就达到2000余亩。时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听说此事,特地从上海赶来考察。他高度评

而且能摒除旧我,发掘新我,使整个身心都得到开放;它们的舞节奏大都以强烈的鼓点为基础,伴以电子合成器的组合,产生一种沸腾血液、震颤心胸的效果,使人身不由己,投入其中但霹雳舞和迪斯科又有其不同之处迪斯科主要强调身体骨骼各大关节(如肩、腰、胯等)的运动,而霹雳舞则注重身体骨骼各小关节的运动,加上抖、震、拉、滑等技巧,让人产生一种类似“木偶机器人”(富有棱角、触电着魔)和“太空宇宙人”(步履轻盈、腾云驾雾)的感觉,另外再配上诸如头部顶地、脊背贴地、高速旋转等高难度动作,就更能体现青少年充满活力的青春气息,展示现代人勇敢拼搏、不畏艰难、积极向上的精神。既然它是一种健康的、现代意识强烈的舞蹈,那就值得在青少年中间推广。

预赛是在文化宫的文化厅举行的,从7月8日到11日共进行四场预赛,决出15名(对)优胜者,于7月14日挥师常柴厂礼堂进行决赛。

那天晚上,本来就暑气蒸人,而位于西横街西首的常柴厂大礼堂内,济济一堂的观众,加之舞台上狂热奔放的表演,更把暑热烧到四五十度以上。天花板上,有气无力的八架吊扇吹出来的全是热风。常柴厂宣传科科长刘勉专门到食品厂去觅来的八块大冰块放在舞台和评委席的周围,主持人张细惠的T恤衫依然泡在汗水里。应邀前来颁奖的时任副市长蒋溢涛和其他领导虽然一个个都热得汗流浹背,但依然津津有味地看完了五个项目的全部决赛。市文化局局长钱霖霖看得热血沸腾,跟我说:“这样新潮的比赛,本应由文化局牵头的,你们走在前面了,谢谢你。”

从那以后,一股霹雳舞旋风曾刮遍龙城的街头巷尾,甚至辐射到周边乡村。

将近40个年头过去了,这种青春舞蹈却并没有在我国城乡风靡,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更冷落了。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霹雳舞奥运资格赛的女单比赛中,我国选手悉数一轮游,经过多轮角逐杀进决赛的两位,都是日本人。可见,我国选手与国际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距,除却专业训练艺术外,恐怕缺乏正确引导和群众性普及不够也大有关系吧。

价了电力灌溉,并对杨挺葆说:“你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解放了农村的劳力。这是全国首创,我要向全国广大农村推广电力灌溉。”

当时,电灌站使用了18.9千瓦和24.5千瓦电动机各一台,分别带动两台口径为15厘米的水泵,初期为500余亩农户灌溉了3000余亩农田,每亩收费仅1.2元,比人力畜力抽水便宜一半以上,省时省力省成本,老百姓齐声叫好。据《1929年太湖流域水利季刊》记载,当年恰逢大旱,6月至8月雨水少,致使田间禾苗干枯,唯独蒋湾桥和吉三埭两地利用震华电力抽水,救活了垂枯禾苗,未遭旱患,直到秋收时,田里的庄稼产量与品质,堪称上等。秋粮收割后,杨挺葆又在湖塘镇上试办了电力碾米加工,每小时可碾米40千克……一项项电力加工项目,让当地农民看到了成效,震华电厂由此被大家称为“电龙”“电龙王”。

到1925年,湖塘一带要求电力灌溉的农户越来越多,灌溉亩数达9833亩。1925年4月28日,武进县知事公署贴出了同意西乡推广电力抽水,但严禁妨碍水道的相关公告,由此震华电厂推广电力抽水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不仅发展了电力灌溉事业,且为震华电厂开拓电力运营范围创造了条件。

1926年,常州相邻的无锡闻风而动,先后在开源等乡镇置机抽水,至1928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收震华电厂时,武进、无锡地区电力灌溉农田面积已达3万多亩。据悉,只要有震华电厂杆线涉及的地方,周围的农田都采取电力灌溉。

由此,震华电厂开创国内农田电力灌溉先河之举,被写入了中国电业史。

